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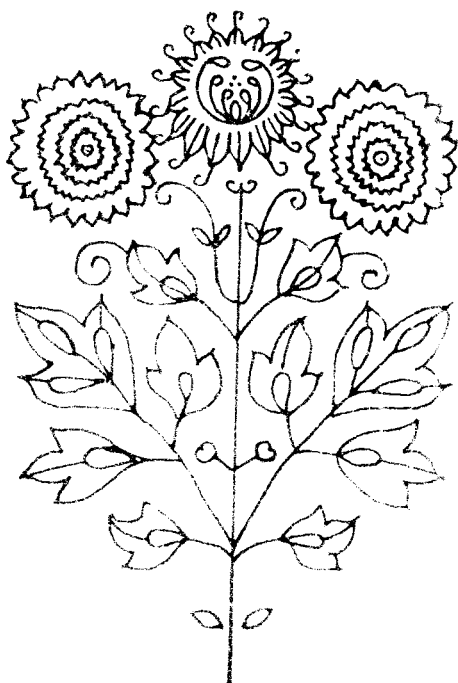
生涯

柳溪



生涯

——柳溪中篇小说集



吉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这是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集。

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几个女性坎坷的生活道路。作品通过女主人公在时代的风云中的命运，通过她们对待爱情、家庭、事业的种种态度，对祖国、人民挚着的爱，热情赞颂了新时代女性美好的心灵。

封面设计：章桂征 摄影：杨克

生 涯

柳 溪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½印张 6插页 294,000字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260册

书号：10091·872 定价：1.10元



柳溪

小 序

方 纪

每逢与柳溪闲坐一处，总不免要叙叙旧的。此时此刻，常会在眼前这个饱经风霜的女作家的身上，幻现出她当年生气盈盈的形象与姿容。

那还是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的时代吧？我刚从延安来到冀中党委的驻地——饶阳县的北善村。那时，我们这些干部都睡在农民家里的土炕上，闲时就同老农们一起抽烟叶子，喝大碗热开水，拉拉家常，说苦道甜。我听说，我隔壁农家住着一个女青年干部。我还没有见到她，就听到她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穿过墙壁传来。后来见到她，果然是个正处韶光年华、热情开朗的女青年，头上留着齐耳的短发，穿一身粗布军装，一望而知这是由大城市为了追求真理的源头而奔来的青年人。此后，我们一起在饶阳县搞土改，在影林村作土改总结，使我有机会熟悉和了解她。

在不断的接触中，除了加深她最初给我的性情爽直的印象之外，她那诙谐有趣的谈吐和敏捷的思考力，都给我很深的印象。她还天真，单纯，心直口快，易于冲动；写起东西来，文字很顺畅。后来才知道，她是《阅微草堂笔记》作者

纪晓岚的后代。我想，她虽然年纪轻轻，阅历却不浅，是否能写些文学作品呢？

我的猜想是不错的。此后，我真的经常在《冀中导报》读到她写的散文和报道了。我欣喜地从这里看到她最初的文学足迹，直至解放后那些较好的短篇小说《喜事》、《责任事故》、《我的爱人》、《爬在旗杆上的人》等等。这足迹就愈来愈清晰、愈肯定、愈坚实，从这些作品中所显露出的才气里，我预感到她的面前有一片如花似锦的前程。

这一次我却猜想错了！在五十年代后期——那场如今谁也不愿意提起的政治风暴中，她被迫与文学隔绝了，我想，即便是亲朋好友也不会知道她是怎样度过那二十年漫长的受屈辱的岁月！然而，随着党的拨乱反正，年过半百的柳溪获得了政治上的再次解放。使我犹为欣喜的是，随着她一起重返文坛的是一大批新作品。作家与她的作品同在。这些作品不仅使我们同时代人重新了解她，也使新一代读者认识了她。

她的中篇集子就要出版了。这些作品我都喜欢，但我不想多发表己见，搅乱其他读者各自不同的看法。我却相信，它会赢得许多读者喜爱的。

做为一个老朋友、老同志、老相识，在这里我还希望象三十多年前那样，说些普通又真诚的话，表示由衷的祝贺吧！

目 录

小 序.....	方 纪
生 涯.....	[1]
四 姊 妹.....	[216]
彩 凤 凰.....	[375]
后 记.....	[451]

生涯



一九六七年。这是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没有兵戎相见、刀光剑影的和平环境里，最动乱的一年。

外面，阴霾的天空渐渐黑沉。狂野的寒风摇曳着树木呼啸。撕棉扯絮的鹅毛大雪，飒飒地落到地面、树梢和瓦楞铁的尖形屋顶上。白天乱哄哄的病房，已经寂然无声。只是那些躺在楼道里的患者，还时不时地发出撕裂心肺的惨叫——这是前两天在重工业部门一个实验厂双方武斗时，炮弹和枪弹的受伤者。守候着他们的家属们，整天流着泪，皱着眉，闻着血腥和烂脓的臭味，现在已经疲乏地坐在担架旁边打起瞌睡来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时候被送到这里来的。只是在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看到我周围停着的全是一副副担架，才明白自己已经躺在滨海市这座最大的医院里了。我觉出身子底下全是粘腻的冰冷的血浆，周身的关节完全不能动弹，

一阵阵钻心的剧烈疼痛，混合着一阵阵彻骨的严寒，使我象筛糖一样战栗。我觉得我就要疼死和冻死了。

忽然，外科通道的门被皮靴踹开了，刮进来一阵凛冽的寒风。院子里传来汽车喇叭的怪叫声和使人心烦意乱的急促的警笛声，接着是一阵杂沓的跑步声。这时，觉得有许多只脚，在我身上乱踢：

“他妈的，没眼眉！不当不正，是谁把担架放在这里的？！”

“王八蛋！好狗还不挡道哪，踢开它！”

人们骂着，磕磕撞撞地从我的身旁或是跨过我的担架跑过去了。接着是护士们抱着血浆瓶，在血库与手术室之间的通道上奔跑的声音。我知道这一定是来了重要的急诊病号。

“啪！”一只玻璃瓶子落地的响声，毫无疑问，已经摔得粉碎了。

“缺德！这是谁放的担架呀？绊得我差点来个大马爬。看，幸好是食盐水，要是血浆，哼……真讨厌！喂，谁在这儿值班哪？”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用威严的口吻喊着。

这时，有一扇带弹簧的门“吱”一声打开了，传来一阵用脚板擦地的步履声。

一个苍老无力的声音回答着：

“我在值班！姜护士长，把她挪到哪儿去呢？”

“随便挪到哪儿去都可以，反正不能挡道！”

“我是故意把她放到靠人行道上来的，因为，她一清早被一群人抬来，塞到挂号处的门旮旯里，那伙人就跑掉了，没有人管哪！”

“噢?!没有家属吗?连一个人照看也没有?”

“没有,我怕她……”

一股微温的热气扑到我的脸上。然后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喊嚷:

“哎呀,怎么是她?!活见鬼!前天我们大伙儿刚按着给她剃了头,今天就躲到医院脱清静了,呸!”

“你认得她吗?”

“怎么不认识,就是把她的骨头砸成末儿,烧成灰儿,我也认得!她不就是老右派、女流氓吉悒兰吗?”

这时候我似乎清醒了一点,听出这个发颤的尖厉声音是我的芳邻,那个戴着红袖章到处去抄家的姜丽萍。我真想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忽然发迹和凶狠的女人,可是眼皮是这样沉重,似乎被蜡质封住了。接着,在我的耳畔好象有一团蚊蠓在嗡嗡地叫。朦胧中我又听见了这样的对话:

“姜护士长,我以为不管她本人有什么反动身份,在我们医务人员眼里,她应该是个病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因此我想,最好是把她抬到病房里去……”

“呸!你这个臭老九想得倒好,你怎么不建议把她抬到特别护理室去呢?”

“我这是跟你说的实情……要不,至少也要把她放到有门的过道里去。寒流来了,今夜太冷。我担心这风洞儿似的地方,怕她过不了今晚上就得冻死……”

“活该!死了也没人心疼。象这种人,死了无非是臭块地,中国有的是人,死点没关系。林副统帅说过,现在死的人并不算多,还没有过去一个战役死的人多哩!再一说,她

是黑五类，有什么资格住医院？支左干部不是给咱们医院定出了治病的阶级路线了吗？只有红五类才配享受治疗。你呀，柯思理！收起你那套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吧，小心再挨批斗！现在我勒令你把她放到大门洞里去！”

我的心突然一阵紧缩地狂跳，然后是慢慢地衰竭下去。我预感到我就要在今夜冻死，就要被冻挺在这隆冬腊月寒风怒吼的露天雪夜里。

天哪！我向谁呼救啊！我并不是生下来就孤独一人、孑然一身的呀！在我以往的生命过程中，我有过家庭，也有过儿女。只是在这灾难的夜晚，我变得这样孤苦无告了。举目四望而没有一个亲人。我猝然想起了那一双远在天边的儿女，我那八十五岁高龄的父亲，我曾经爱过的人和抛弃过我的人。于是，往昔一幕幕真切的情景，又在我那昏昏沉沉的脑际闪现，我痛苦地陷入了一种弥留时刻的可怕的思绪之中……。人的感情是一种极怪的东西，当我就要告别人世的时刻，我才体味到再回忆一下苦多乐少的一生，都会觉得那是一种人生宝贵的恋情。

二

我想不明白，我那未曾谋面的母亲，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那是久远的年代了。

穿着老鼠皮似的灰军装的张作霖的队伍，突然涌进“天下第一关”，和扛着大刀片的冯玉祥的军队，在街头火并了。就在

街口架着鹿砦、堆满沙袋，家家顶门上栓的那个时刻，在一处僻陋的小院里，有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呻吟着，正在临盆生产。

这时，从低矮的院墙外面，传来钉鞋的杂沓声，马队的奔驰声，士兵的呐喊声，战马的嘶叫声，街上站满荷枪实弹的岗警，宣布实行戒严了。三十二岁才出嫁、给一个四十四岁的男人做填房的满族女人，虽然难产，可是因为戒严，已经不能送到医院去了。一个两手肮脏的不时抽抽鼻涕的收生婆，正在口中念念有词地守着她。这个可怜的善良女人，就是我未来的母亲。她在因为我而阵痛。

要出嫁的姐姐因为拼命要嫁奁，在屋里院里来回走着骂街，为继承那份微小的典当出去的产业，哥哥在院里和窗下听着产妇的动静，他在关怀着这位沉默寡言的继母是生男还是生女。

一个被眼前的难产吓傻了了的中年男人，默默地抓住一顶破毡帽，好象被牢牢地钉在外屋地上。他是那种只会背诵十八家诗抄，画几笔水墨画，刻刻图章，而对现实生活和过家之道没有一点办法的人。这就是我那个书呆子父亲。

“让太太两手扒着门框，打打坠咕噜吧，或许能生得快点儿。也不知是男花儿，还是女花儿，反正这孩子太调皮，就是不愿意脱娘胎……”收生婆这样说着，扶着产妇站起身，往门楣上扒。

产妇痛得象野猪一般嚎叫着。收生婆说，为了减少神明的惩罚，还应给我家堂屋供着的观世音菩萨磕头。她被从门框上拉到外屋。产妇在一阵大出血之后，终于有一个哭声很响的女孩儿呱呱坠地了。也就是在这时，收生婆没有攥住产妇

那根剪断的滑腻腻的脐带，带血的胎衣缩回到腹腔，据说是热血渗了心脏，产妇睁着一双血红的大眼死去了。

我父亲手里还抓着那顶时刻准备上街的破帽，不知干什么才好。他似乎不能立刻就明白，他刚续娶了一年的爱妻，在这么短暂的一瞬间会离开他而死去。但是收生婆通知他了：

“老爷！太太不行了。赶紧找人穿装裹衣裳吧，要挺硬了，就没法穿啦！”

父亲奔出门去，没有眼泪，更说不上悲哀，带着木然的麻痹精神，躲着大兵，绕着胡同，去找人帮助成殓。

他直奔当时的英租界，去向我当寓公、有一双斗鸡眼的祖父报丧。我爷爷是前清时的一位道台，一个十足的清清遗老。他那干瘪的小脑袋后面，一直拖着一根耗子尾巴似的干巴辫子，穿一身带“补子”的团花寿字的缎袍，托着一架唿噜噜响的水烟袋。听到我母亲的死讯，立刻瞪起那对不知朝那边看的斗鸡眼，骂道：

“不吉利！这孩子一定是妖孽转世，仇人投胎，要不，你内人就不会这样横死！”

我父亲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因为祖父女扮男装的姨太太，此时正在英国跑马厅里赌博，锁着的镶金小橱里，没有撂下一个铜钱。

辞出了祖父那座精致钢砖的小楼，他在邮电局给外祖父拍了一封加急电报。母亲在停尸床上躺了三天，做过北满巡抚、体格粗壮的外祖父，手里提着带玛瑙坠儿的烟袋荷包，来到了。

他坐的人力车一拐进胡同，就扯着拍惊堂木审办案件时的洪亮嗓门哭喊起来。他满腹的悲哀，满腔的愤怒，全转向我来发泄。他扯着大喇叭嗓子高喊着：“藕英啊，我的女儿！你死的好冤好惨哪！快，快把那要人命的小孽障给我抱出来！是她要了她娘的命！”

这时候，忙乱的人群才想起那个新生的婴儿。三天里，所有的人都忙着做寿衣，打棺材，扎彩棚、请和尚道士念经，装殓死者，谁还有心照管那个带来这场灾难、被人咒骂的婴儿呢？

收生婆——被留下做了保姆。她这时在慌乱中，从放在墙角的一张八仙桌子底下，抱出来一团染满血浆和羊水的白布被里，那里面裹着那个饿得半死、连哭也哭不出声的女孩。这是我第一次被介绍到这个世界和亲属的眼前。

“该死的，赶紧抱开！……给我把她摔死！”外祖父跺着有如象蹄一样肥大的脚，高声地骂着，“这孩子一出世就把她娘妨死了，决不是好东西！一准是‘扫帚星’下凡，‘八败星’转世！我恨不得掐死这个小东西！”

收生婆晃动着她头上那根景泰蓝的长簪子，赶紧顺从着说：

“太老爷说得可真对。太太生产前，请命相先生算过一卦，说是有祟星照命，披头鬼穿宅……”

“摔死，摔死她！”

幸好父亲抢过来那团破布衬，把我救下来，抱到另外一间小耳房去了。母亲成殓以后，我饿得几乎死去。在地上大摇大摆、在土炕上跑来跑去的大老鼠，还在我的脖子上咬下

一块嫩肉去。

随着母亲的出丧，我也被做了安排。就是那个顺情说好话的收生婆，讨了外祖父的欢喜，以较世面高昂的报酬，让她把我抱走，寄养在这位收生婆家了。

我来到这个军阀混战的世界，并且在这没有慈母之爱的天地间活下来了。

三

三年以后，一个百花争艳，百鸟声喧的春天，一辆闪金的红缎小轿，停在我母亲出过灵柩的木门前。父亲穿上当时最流行的礼服——蓝花丝葛的长袍，黑缎马褂，胡子剃得光光的，露着青乎乎的嘴巴儿，满脸带着笑容，作揖打恭地迎娶来一位新妻，我的继母。也就在这同一天，比我整整大十八岁的姐姐，穿着红衣红裙，搽着红唇红嘴巴儿，戴着凤冠霞帔，坐上那同一顶小轿，面颊上闪动着快乐的泪珠，出嫁了。这座死过两个亡妻的院落，充满了两桩婚礼的喜悦，满座如云的宾朋，上上下下的人等，没有人在这时候会想到有一个没娘的孩子，正在一个小黑屋里哭泣。

三天前，因为我脖子后边颈椎两侧各长了一个茶碗口大的红疮，压得抬不起头来，收生婆才把我从河北的乡下带回来就医。谁想竟碰巧赶上了这两件终身的喜庆大事。

那位只会赛马赌钱、和别的赌友到旅馆开房间鬼混的姨太太，做了喜事的全权操办者。她看见我变成一个身穿土靛蓝粗布裤褂、脚穿栽绒头布鞋、面黄肌瘦的农村黄毛丫头，

脸上露出无限的恐惧，阴阳怪气地说：

“哎呀，家里就要办喜事，这大喜的日子，怎么把这个‘八败星’、‘丧气鬼’给带来啦？！”

收生婆满脸陪笑，赶忙上前请安解释：

“太太，这可不是小的故意干的。上有天，下有地，我赌咒，这实在是赶巧了。要是有半点假话，让我遭天谴！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俺是为这死妮子脖颈上的疮来的，听说，她长的不是好疮，怕是狼疮，砍头疮……”

“也罢，来就来吧，只是临到拜堂那天，得把她锁在后院闲屋里，别让这个命硬克人的玩艺儿给冲了。”

果然，结婚拜堂的那天，我就被锁在那间挂着亡母遗像的黑屋里。我听着屋外大勺碰小勺的丁当声，闻着扑鼻的煎炒烹炸的香味，尽管我脖子疼，肚子饿，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地喊破了嗓子，也没有一个人搭理我。

寂静，孤独，阴暗，潮湿，饥饿和寒冷，这就是包围我的世界。我感到恐怖和冷酷！

收生婆——我的保姆，为了挣一点赏钱，正在前堂里给那些花枝招展、笑脸盈盈的宾客斟茶倒水，点烟送酒。

多么奇怪，当我的姐姐二十七岁守寡，我的继母一辈子没生男孩的时候，竟有人一口咬定，这是因为我躲在黑屋里和拜堂的鼓乐一起嚎啕大哭的结果！是的，从降生的那天起，我就被所有的亲朋当成“灾难”、“不幸”、“晦气”、“痛苦”的象征了。

但更奇怪的是，当花轿到门、两个礼宾用照妖镜从四面照射花轿、鞭炮齐鸣的时候，我脖颈上的两个大疮，却因为